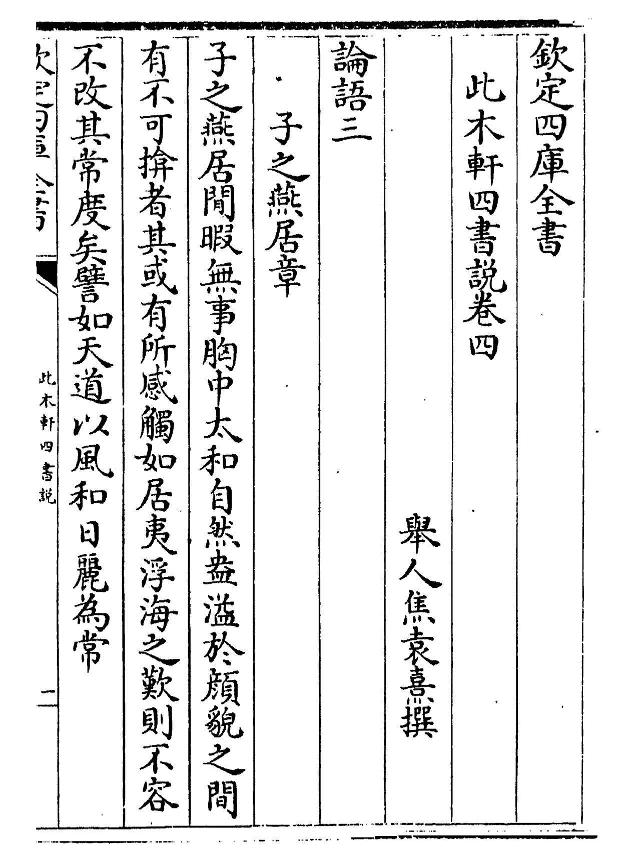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四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三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閒暇無事胸中太和自然盎溢於顔貌之間有不可揜者其或有所感觸如居夷浮海之歎則不容不改其常度矣譬如天道以風和日麗爲常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孔頴達曰莊子意在無為欲令静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按孔君此論精矣然聖人豈特不能無夢而已聖人五情懇惻倍萬恒常其夢亦自異於人人周公之見其精誠之極乎

吕氏春秋有云孔某壟瞿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

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按如呂說是以孔子精志於學故夢見周公然孔子自言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則是無時而衰也故不如集註之說為得之

游於藝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非茍為諷諫而已學書之要無出於此未有心不正而能工於書者也如射及投壺彈琴等聖人所制以教人者其意皆是如此故曰游於藝藝亦道也

舉一隅三句

禮記開而勿達則思邵子曰願先生微開其端不善學者憚於研索求師盡言雖日聞所不聞亦何益乎不以三隅反亦由不肯精思安於昏昧致然與不憤悱者病則均耳是知受教之地不存乎質而存乎志也

臨事而懼

臨事而懼之懼是敬慎意勇者不懼之懼是怯懦意將字義看得分明便不相碍

三月不知肉味

不知肉味只是極形容聖心之專一不必以固滯不化為疑若聖人真箇全然不知門人又何縁得知只是見其學之之專更不及他事故以此為言耳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怨猶悔也猶俗云懊恨也非以去國窮餓難堪而疑其怨或者夷以尊父之故致國於弟而齊卒不立無以成先君之志已又不得立重傷先君之心伯夷不免有遺

恨齊不自立廢先君之命而夷又不肯立無以成巳之志齊亦不免有遺恨如此則去國未可輕易而輒之立猶不為無説此子貢再問意也

求仁得仁是夫子看得夷齊如此非二子將仁字横據胸中始而求繼而得也只是心之所不安者决不肯一日居行其心之所安而無憾便是得仁也

叔齊不肯立不從父之亂命亦所以成父之德知此則衛輒不得以靈公之命為辭矣靈之命輒與否不足論

也

子所雅言章

聖人所常言實不出此三者若謂雖不言詩亦是詩之理則雖不言易亦孰非易之理何以不云雅言易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知人者上喆之事非君子所以自任也有以其人之所至來問者不辭讓而對是以上喆之所能者謂爲己能也人未易知未易言又况由賢人而上之至於聖人而

易知之而易言之可乎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而弗善也語之曰女奚不曰其為人憤忘食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讀者因以子路之不對真失之也則亦未之思矣衞將軍文子問諸弟子之賢於子貢子貢再辭然後對以所知以子貢之明達夙擅方人之長然猶如此甚矣其重也況子路哉況所問者孔子哉必也子路固辭之葉公固問之然後以其所知者謹而告焉而又不聞也則子路之不對其為當然無足疑者若

孔子之自言乃假是以明己好學之至尤可見其誨人不倦之實至子路承問於葉公雖能言聖人所欲言猶弗敢也為其不讓之過甚也

楚縣尹稱公是為僭矣齊未嘗僭王而有棠公何也蓋亦當時之通稱邑大夫畢不嫌同君稱耳

子曰三人行章

兩人一善一不善或不善人有些善或善人有些不善無不可從無不可改此師之所以必有也

所謂必有我師者正謂人能心存為已無往非可法可鑑從且改之若受教於師然為益弘多也是則以師之有益譬三人行之亦可獲益非謂求師只在道路間不須更擇一人北面而事之也若不從師講明義理即善不善將有茫然不辨者又何以從且改乎學誠切於為已遇其人有善不善自是黒白較然不待向那人身上苦苦搜求檢察而後得也然必曰擇者蓋詳慎之心不可無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孔子知桓魋不能違天害巳然未嘗不微服而避之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人方欲殺巳乃堅坐不動而曰彼無如予何則無是理矣

子曰二三子章

聖人之心不息於學聖人之身與道為體無行不與者此也為不厭誨不倦葢無時無地而不然猶懼學者之不察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則深喜之而告以固相

師之道

子釣而不綱章

或云不綱不射宿聖人只是無心愚謂此正見仁人之本心謂聖人不沾沾以此為仁則可若謂全然無心則將曰綱亦無心射宿亦無心也而可乎必不綱必不射宿則非全然無心可知

弋不射宿但以出不意故不忍爾有謂釣弋取物難綱射宿取物易者是不知射飛為易射宿反難也取之易

非聖人所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多聞見擇善而從且識聖人雖生知故非虛設此言無事實也然自聖人為之則所謂學不厭智也如舜之大知而好問察隱惡揚善以至執兩端而用其中者與此無以異也若學者依此言而盡其功至於真積力久則有所謂雖愚必明者矣豈不可以為知之次乎所謂次者非是無得於心以其由聞見考索而入故謂之次耳

聖人實是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而又從聞見擇識上用功所謂生知而未嘗不好學也但其自承當者則只是求知之學耳

凡言次者謂迫近不隔遠也如好學近乎知亦謂於知為最近非差得相近終莫能至之

互鄉難與言章

誠心要進見更無别様念頭即此是潔唯何甚亦歸斯受之之意

子與人歌章

周禮疏引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之歌齊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

子曰若聖與仁章

人知聖人之自謙為聖人之至虛不知聖人之自任乃聖人之大勇所以為千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學統而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全在此不厭倦兩言故中庸言天道

人道惟夫子實兼有之不然夫子一身自聖自仁使後學有登天之歎非天所以生聖人之意矣

夫子自言非聖仁但能為之不厭又教人使共為之先難而後獲也公西華乃歎曰正惟此不厭倦者弟子所不能學誠知聖人純亦不已一天道之不息非勉強力行所得至然而夫子之意不喜其作如是言不能是誰不能乎正謂非有不能直不如已之憤忘食樂忘憂故曰語之不惰其回也與又子貢言學不厭者智也而夫

子之意正以學不厭則智自生好古敏以求之雖愚必明也總之諸弟子所見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夫子以身立教則惟曰篤志於學盡性以至於命人能弘道者也

呂氏春秋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按此與論語若聖與仁及孟子公孫丑章語意相參錯所謂勿已者猶言無已則有一焉

子疾病章

周禮疏引誄曰云云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為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

子曰奢則不孫章

聖人意在惡不孫註言救時之弊者當時如舞佾歌雍皆不孫之事也其實奢之害大自是一定之理不論風尚如何故曰國儉示之禮不言國儉示之奢也假如世方儉固有人問奢儉孰愈豈得言與其固也寧不孫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小人長戚戚何必王巨君李林甫一輩受此極惡謂當懲創乎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色雖終身行善亦近名耳彼其戚戚之根故自在聖人發言之旨似應在此也

子溫而厲章

溫而厲其溫也不偏於柔矣威而不猛其威也不偏於剛矣恭而安其恭也自然而中節矣只是極形容聖人

温威恭之妙

歐陽圭齋云温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温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温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持之而安惟温而厲者能之豈非互有所發明乎按此言聖人盛德容貌只在一時非是三種圖像温而厲及恭而安自可互相包爾為温而厲一句意有未盡故

反覆言之歐氏此段其義甚精

子溫而厲子之燕居等章初無事跡必熟察而形容之其有得於時行物生無行不與之旨深矣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繁露言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内咸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董子廢易姓之言似謂泰伯以不立故延商之祚是為讓商非讓季歷善發孔子之意者也

泰伯文王心事略同泰伯之難在始文王之難在終

君子篤於親節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師古以為孔子之辭

周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章

曾子之啟手足即是守身之效非但保其形體而不虧行又別為一事也但曾子引詩之意則但以保身言之

而守身固在其中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謂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斯必莊必敬無暴慢之失矣君子動容貌之道所以為可貴也知如此之為貴則所以操存省察而求至乎此者自不容緩矣操存省察之功在平日亦在臨時然皆在此三言之外非以斯遠暴慢之斯字為用意用力於此也

朱子或問甚明

三斯字俱就現成說隨所發而皆合乎道無適不然故足貴也工夫却在平日

正是整齊振肅意思正字中有真有偽非便是好字

孔子言爼豆之事是舉小以該大此籩豆之事則專指器數之末而言

將死而言善常人固有此理聖賢則何須如此說至於大奸大惡亦不盡然觀温公論分香賣履之語可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顔子之問實有得益處正如舜之好問樂取於人以為善非一味謙下而已

量不期大而大方是真大世之君子要做箇大的模樣如所謂容貌若愚寛深不測都是有我之私去顔子地位奚啻天淵

犯而不校陳紫峰謂萬物旣皆我則我將誰校此言疑亦有病所謂不見物我有間者謂無物我二視之私意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固非謂人即我我即人冥然

不辨也犯而不校者不與之校是非曲直蓋亦是細小不足計校之事故忘其是與直在已非與曲在人無動於心也或疑如此則不校猶非大難不知細小之事外雖若置之而中不能無動是即校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人知乙無可怒而不能不遷是知克己之學非苟知之難允蹈之難故曰嘗從事於斯矣是蓋曾子見賢思齊自覺有不至而厚自厲也

不見物我之有間是無彼我之私非謂人便是我我便

是人也人便是我我便是人雖顔淵於夫子亦無此理無彼我之私則雖於匡人於桓魋亦只是如此

無我不是全無主張只是純乎天理

以能問不能此五句都是曾子見得他如此不是顔子自已有箇若無若虛不校的意思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託寄不奪俱從學問得來不單靠氣魄氣節方是箇君子

論語六尺之孤鄭注年十五已下疏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

子曰興於詩章

此章要根小學來説者蓋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此數年中已立得箇基本了從此日漸擴充工夫愈深進則其得效之次第有如是者耳非謂小學時做一番工夫便一生安坐享用更不消費力也興立成是大學始終之

次第謂其不離乎小學則可謂小學可以盡得此三項工夫則不可

陳同父云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盪其血脈然後與禮相入未興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按此論先興後立之意甚好

子曰好勇疾貧章

知好勇疾貧者之易於作亂則亟當思所以處之知疾不仁已甚者之必將致亂則亦當思所以處之立言之

意皆為主持世道之人而發不仁有大小有淺深有不容不誅殛者有小懲已足者亦有當蕩然肆赦者視事勢何如耳未可為一定之說也

曰疾之已甚便是過當不合理處非謂小人亦當容養他除惡務盡只要無私當理何得謂之已甚何亂之敢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只訓智能技藝不可將周公一生大作用都

故才字甲裏才難之才訓德之用乃是經綸天地非常之才兩才字大小天淵

橫渠云大則不驕化則不吝夫大而化之謂聖然則驕吝二者惟聖人為無之盡也令人知驕吝之不美不肯居其名若仔細體勘自家病痛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子曰三年學章

學所以得禄故三年學而能不至於穀者為不易得三

年言其久者人之學不論成否何如要之利祿之念易萌也非謂學已大成有得祿之具而不志之為難若論學之功夫只三年那便得到大成地位所謂不至於穀者通三年首尾而言中間時時刻刻俱要體勘非謂滿此三年乃當不至穀也

學所以得祿故三年學不動心於利祿為不易得非謂學至三年學已大成而久處困約無感憤不平之意為不易得也論心術隱微則三年為久論學術工夫則三

年算不得久

子曰篤信好學章

守死以死守之不可奪

危亂之邦其君相不能用人聽言雖有扶危定亂之術無所復施其力故不入不居非特為避禍而已

子曰不在其位章

孔子對哀公只云舉直錯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錯三桓當如何對景公只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說陳

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如何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狂而不直

狂而不直狂字是人之病與進取之狂不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聖人克明峻德盡性而已盡性者則天之實也以聖人之德居首出之位則有光四表格上下之功化故夫子仰歎之

聖人贊堯之大至於則天亦只据尚書所記述非能鑿空而作是言此不惟見前聖後聖心德相契精微之極亦正足明唐虞史臣見而知之所以片言隻句貌得聖帝之真至為顯著若不爾者雖夫子亦何自如親見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唐虞之際乃盛於周見得才難十人之數取足於婦人又是難中之難時說以唐虞二句專說盛下二句方說難者非

自唐虞至周人才極盛僅一再見夏商兩朝皆所不逮此所以歎才難之語不誣也下文又言不足十人之數愈見其難也或誤認註意以唐虞二句為歎其盛下二句乃見其難然則無此婦人十人數足遂不見為難乎非其旨矣註是才之難得也乃總結之詞

有婦人焉漢儒謂文母也程子以子不臣母用邑姜易之按武王所稱十亂皆文王時任用之臣武王因而言之不緣文母一人改其舊稱謂曰十臣亦何所嫌若專

舉文母則自無稱臣之理漢儒於此非是不加三思率爾訓釋可知

歎文王至德分明見武王有慙德矣不必曲為回護然所謂慙德者自是聖人心上有打不過處不可以後世取天下心腸揣度聖人也

率商之畔國以事紂則不惟文王一身自守臣分而已欲使六州之人皆凜然知有君臣之義而不至於潰散也是時商之天下尚未有土崩之患使紂能悛於厥心

內撫其人外懐諸侯則商道猶可以興此文王之心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周之德分明指文王言有謂武王事之十三載亦在其內者其説似巧而拙也若然十三載以後德便不至亦不足以尊武王矣湯武有慚德自是聖人之不幸夫子豈得而掩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此所謂間乃是識有不周力有做不徹處非如衆人私欲之累大為心體之害也以此觀禹而亦無之方見聖

人盡道處若是大段不好的何消說得
當儉者不儉當勤者不勤此不但是間無足論矣或凡
事偏於儉或凡事偏於勤弊亦不小或當儉而儉偶有
一處不儉或當勤而勤偶有一處不勤未免猶有可間
故必合此數事觀之然後見其無往而非中道之流行
猶所謂天下莫能破焉也
卑宮室是仍前之制無所增飾有圮壞者則亦脩葺之
如此方是中道若有意要樸陋至於已甚便非飲食衣

服亦然後世有焚雉裘者方其焚之之心已有間了安望其克終若漢之孝文其庶幾乎

達巷黨人曰章

達巷黨人史記加童子二字項橐七歲為聖人師蓋相傳有此言或者孔子偶有所問於童子童子答之人遂以此童子為聖人師此等事容有之也

執註言專執謂專精一藝也若學御又學射則是二事二即不得言執有謂射御可兼執者是失言也

子曰麻冕禮也章

儉吾從衆非謂冕服事小不若拜下之禮所關者大故俯而從之正以變古而不戾於禮故聖人有取焉耳若使變為詭奇之服聖人豈亦以其事小而從之哉

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也依字從糸才疏引論語令也純儉云絲理自明即為色解之

子絶四章

子絶四但云無私或云無我亦得記者乃更剖分為四

分外精細蓋從尋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得人人有此四者最難淨盡以此去看聖人真乃全體晶瑩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

不但是常人意必固我之私聖人無之即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之和未免倚於一偏是亦所謂意必固我也至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時中而已安得更有此四者此所以為無之盡也

子畏於匡章

孔頴達云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强之云云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下文云云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按杜孔所云使孔子制作者謂春秋未成已有此志故於此發其端此自為傳春秋立義孔子之意要未必爾若使制作已備遭離此難匡人豈便得而殺之乎

唐末蘇拯作頌魯詩序云聖人刪詩定禮出没行藏承

天之意非由命焉不然論語不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以斯明矣此見得聖人與天通一無二

陳留志孔子囚於匡蓋圍之使不得去即言囚矣

大宰問於子貢章

越絶嚭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身納於吳以入郢功位大宰嚭之才如此其心悦夫子稱之曰聖宜也嚭與子貢言語交關傳有明文論語特不著

其氏名耳必非宋之大宰可知
陳吳皆有大宰嚭朱註言或吳或宋而不及陳以無關
大義故略之然問於子貢者當是吳大宰也
多能只是釣弋射御之類若删定賛脩自是一生大事
業不得以此為多能中事
將猶殆也將字意當在天縱之上而既以固字發端無
可著此字處故置在中間耳
固天縱之將聖註云謙退不敢質言者蓋惟聖知聖非

學人所能知若作斷然之辭則是謂巳之識量亦去聖不遠矣故不敢也所謂坐無尼父焉别顔回者即此意也自孔子以後非便無聖人可匹夷尹惠之徒正以不可將聖字去品目人故爾

子貢所見高於大宰甚遠然玩其詞氣原是順大宰之意而申說之却似小異其詞而不異其意者此賔主對答之體也令人不知竟謂子貢開口便駁倒大宰以為快事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看得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故曰吾有知乎哉非謂毫無所知渾渾沌沌如嬰兒也

竭兩端語罷而道在其中語下學而上達在其中

雖少必作

史記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易少字言童子意更明了可知以少為坐者非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仁山金氏謂略見道體而集註言深知者蓋對卓立言則此是略見其實即是深知猶子貢所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當時弟子蓋有終身不曾見得者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漢人多作恂恂善傳授有異然以恂恂訓恭順不如循循有次序之為得也

博文約禮古之教者皆如此非夫子創為此條例也觀周禮可見

既竭吾才是顔子自言其做工夫無一毫偷惰處非謂

博文約禮做得已盡更無遺憾也須知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兩句只如一句竭非竭涸之竭謂到此更做不得如所謂臣力竭矣光景者亦非也欲從末由是無所用其力至如博文約禮功夫正好做顔子亦正饒力量在漢書卓爾非世俗所知顔注卓爾高遠貌也按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正謂其高遠也揚子曰顔苦孔之卓正是苦其高遠爾此苦惟顔子親嘗之曾有而下蓋未解斯味也

欲從末由著力不得是著不得勉强之力非無可做工夫處只恁休也工夫更綿密更入細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此中消息愈微耳

子疾病章

子路使門人為臣若不得夫子之言而今學者亦未便覺得子路之非先王之禮固有定分而禮又有義起者安知治聖人之喪不可以門人當家臣此義理之所以難精也

使門人為臣議及喪事則病甚可知然子路存焉則非七日將終之病也請禱之事則或即在此時不可知耳竊疑夫子雖病甚何至便議及門人為臣等事意者議出於子路而諸弟子亦欲聞於夫子可則行之故先商論及此歟

子路尚存則病得痊矣使門人為臣或子路自請於夫子或他弟子以聞蓋古人不以死為諱故治喪之事皆得於生前議之後之達者自作終制其子遵而行之為

可法者也

或問使夫子疾病不間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胡氏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方寸決不以病而懵也此說甚妙與易簀事正可相參然愚謂倘有此等事不使得接於聖人之耳目則如之何要之於聖人無損如厚葬顔淵門人自任其咎不干顔子身上事易簀事在毫髮間愚固亦嘗深思而得其說矣假令童子不言曾子不聞此時心氣已絶

思慮覺察俱無所施雖不得易不害其為正而斃也所謂死而後已者如是而已聖門諸賢多知禮明道之士固决不令子路成此非禮之舉然以為足累聖德則亦過也正如後世謚文宣加袞冕甚而釋老之徒援此入彼亦豈有損於聖人之萬一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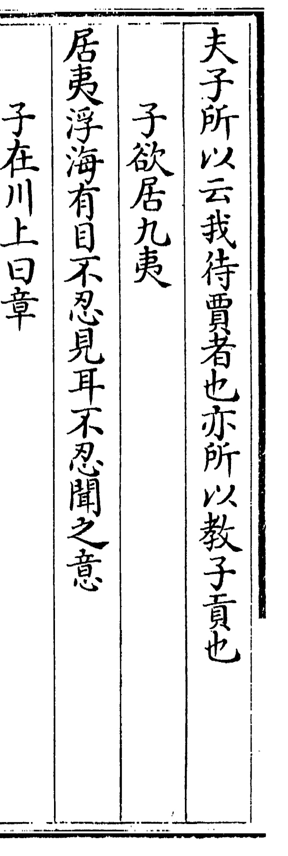
無臣而為有臣只此一言折紛紛之口破庸人之惑由此而論沃丁葬阿衡以天子禮成王賜魯重祭使誠有之則二君者其愚而自用乎細人之愛乎陷於欺天而

不知其非者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舉藏與沽兩說為問不知不覺落出箇求字非便有炫玉求售之意也自聖人言我待賈者也然後知子貢之言求為有弊耳

子貢言求善賈而沽意只在沽謂不韞匵而藏則惟求善賈而沽耳非欲如世人之抵掌曳裾屈節枉道以求之也然才說一求字便不能無病便是衒燿之心未忘



夫子所以云我待賈者也亦所以教子貢也

子欲居九夷

居夷浮海有目不忍見耳不忍聞之意

子在川上曰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與道為一也語之而不惰三月不違仁顏子之所以未達一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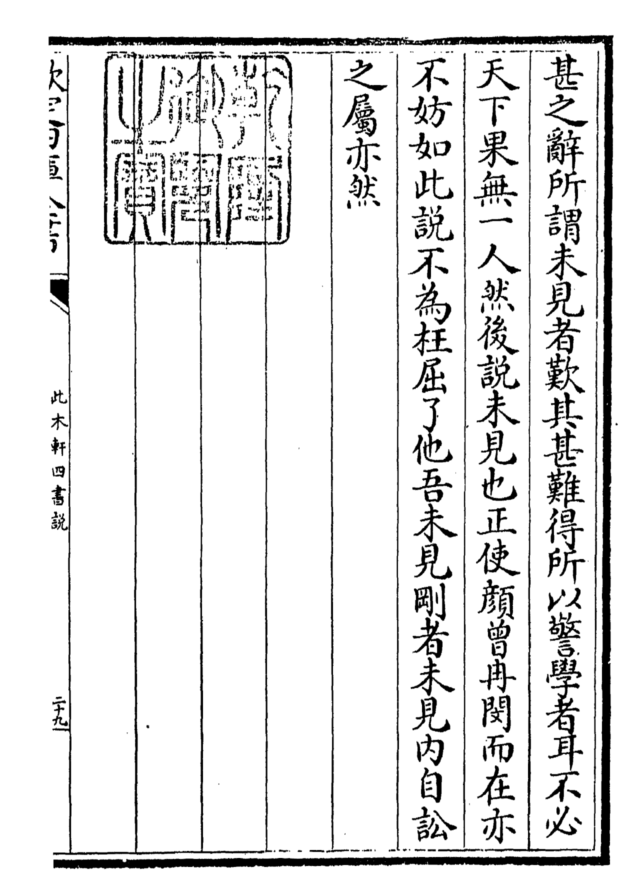
鳶飛魚躍見道之無物不有是橫說不舍晝夜見道之

無時不然是豎說然中庸亦有無時不然意論語亦有無物不有意學者做工夫亦須是隨事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曾子之言弘毅是也

逝者如斯不可說聖人於此有悟聖人不待覩此而始悟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章

存疑云聖人此歎其在顔氏既没之後曾子未長之前乎愚謂聖人望人進德勉學其心自是迫切不容無過



甚之辭所謂未見者歎其甚難得所以警學者耳不必天下果無一人然後說未見也正使顏曾冉閔而在亦不妨如此說不為枉屈了他吾未見剛者未見內自訟之屬亦然

此木軒四書說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五至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此木軒四書說卷五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四

子曰譬如為山章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進進不已存乎已成與未成存乎天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諸葛亮之扶翊漢室足當斯語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范氏云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者其義精矣然草木之發生全然無心不知所以然者也顏子人也則亦用其心力而不惰耳雖用心力而鼓舞於聖人之教不由矯勉欲罷不能則有心也而與無心者相似矣聖人稱顏淵所以厲他弟子若竟謂全然無心則惰者將安於惰彼顏子者終不可學而至矣非聖人之意也

子謂顔淵曰章

潘岳楊仲武誄云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以止為已是知進止與前為山章同義不云止於極至之地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書朱子注深得聖人之意近世當湖陸氏松陽講義深得朱子之意自餘講家及時文皆失之夫子言世上後生我觀之殊覺可畏彼其年甚富力甚强苟其日斯邁月斯征希賢希聖孰能禦之焉知其將來不如我

之今日而焉得不畏之乎如使此後生者不知奮發力行日復一日年又一年至於四十五十而無所聞於人焉則其不如我也必矣斯不足畏已然而今方後生未可量也洵矣其可畏也汪云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其意皆在言外並未嘗正言後生不可不勉不可不自省也其以不如今為強如今日者陽明之説也正由錯會立言之旨而致然爾

此章書令人多不會看但認得聖人腹中意却不認得

聖人口邊意聖人只是自言自語略似謗所云愁人富自怕窮者不曾作策勵後生語乃是深於策勵之也惟松陽講義最得其解曰可畏者聖人自畏之也我今所學幸而到此田地然年紀已大精力已衰了焉知彼後生者不兼程而進趕著我爭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興也則彼之不如我也决矣我何畏彼哉如今正是他有為時節我如何禁得他住我如何料得他定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為誘進之

妙全然不是正說聖人固自有此等說話只就謙已之中寓誨人之意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言得毋過於巧乎曰聖人何嘗立意要如此說如此說來意思分外好如回也非助云云亦此類也

可畏不足畏俱屬孔子自家說

末二句為後生說法耳非為四五十歲人說法也猶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正為有為者言之耳

子曰法語之言章

法語巽言所施之異者或視其人與其事之不同也法言無事於繹繹者亦歸於改也
繹其微意之所在亦歸於能改故可貴非空空紬繹一番便休也但法言則不待繹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奪謂人奪之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奪若被人迫脅不過不得已而從之這便是志不定不是人奪之乃是自倒了志

子曰歲寒章

勉人要做松柏樣底人本領全在平時不干氣節事

子曰知者不惑章

學以知為先如子路有聞斯行以乘桴為喜豈不可為勇者不懼而聖人有暴虎馮河之戒蓋其果於自信自謂不惑而所不知者正多是知知仁勇須兼備非各自一人事而可優入成德之域者

憂懼與惑字一例作不好字看指不當憂而憂不當懼

而懼者如司馬牛之常憂懼是也憂懼皆情也其用處有兩樣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人之憂民孔子懼作春秋臨事而懼等皆是當然而然正見盡道處不可與慼憂懼相混而言之聖人自謂我無能焉亦是謂學有未至私憂私懼不能盡無耳非謂憂世悼民等念頭皆要去之而不能也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立未可與權雖未能盡時措之宜然大段守得箇

正道無差跌了固非拘執偏見十分礙事也或乃以荀息之死尾生之信於陵之廉當之則謬矣彼豈是從共學適道來者

可與立從共學適道而來其學已正其識已高其力已定所謂未可與權者如閔子之不臣季氏子路之不欲見南子是也非固滯不通害義傷物而後謂之不能權也硜硜信果孔子以為小人恐未可言適道其所立者更狹隘不足道耳

立由適道而求大體已正大義已明固非拘滯窒礙如所謂好仁而愚好信而賊者也但未能精義入神適時措之宜耳必待能立之士然後可以語權而權正未可易言此學所以貴不息非至善則不可止也

權非聖人不能用蓋非聖人無以盡權之用其神化則聖而不可知是也然孔子所謂未可與權者正指學入所能者而言自聖人而下如大賢則能權矣不能權不足以為大賢謂必聖然後能權是權終無時用矣

嫂溺援手以變通言權此只權之一義耳求事理之至當則守正之至如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是亦權也不言變通變通至矣非權而何

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此公羊之意也可以然者合道之謂也不可以然而然謂之權者世俗所謂權宜權變是背道也若不反經亦無權名程子言權只是經者意圓而語小滯也

唐棣之華章

借其言而反之非以示删詩之意此詩所以見删不可知其何說

鄉黨篇

聖人一身作止語默莫非天理至教昭然如鄉黨所記必作必趨之類更無言語如申申夭夭溫而厲之類併無事迹古人所以貴親炙也然千載之下苟能默契而神會焉亦與親炙不異

鄉黨一篇事雖瑣碎而理則渾淪學者於其瑣碎處逐

節看得仔細則於所謂渾淪者亦可以左右逢原矣鄉黨所記鞠躬戰色足躩如食不厭精饐餲不食之等皆聖人踐形之事學者精求其所以然而自得之心可也

道無形也而著於事孔孟不言無形之道使人自得之而已故曰志於道曰朝聞道皆不離乎事物也若言其無形者不解其義則謂事外別有道矣不知形而上即其形而下者是也鄉黨一篇所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

孔子於鄉黨節

鄉黨恂恂如也漢碑作遜遜又作逡逡盖師傳各異故多不同然此三字音義亦皆相近

似不能言者謂與父兄宗族凡尊長者言則自如此耳非謂處鄉黨中一槩如此也與卑幼言定須有別此類可以意推

與與如也

韓退之文有褎衣峩冠與與如也是威儀中適意為近也

揖所與立節

論語左右手衣前後襜如者即周禮司儀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之謂也

執圭

周禮疏云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

必有寢衣

論語必有寢衣即今之被也非有袖有袂之衣別儲臥具齊則用之

狐貉之厚以居

漢書顏注狐白之裘輕柔難得故貴今入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按鄉黨狐貉之厚以居正是取背毛為之棄其白者別作輕柔之服

食不厭精章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此與兵不厭詐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一例謂愈精則愈善不厭其精也愈細則愈佳不厭其細也聖人如是其絶不與人處正是所以為聖處非謂不求精細但不厭棄之而已註以是為善是解不厭之意非謂必欲如是乃是言聖人之不厭與世之求精於味者貌同而心異不得誤認以為亦猶夫人爾而非正解不厭二字之義也

注以是為善是不厭二字正解下文非謂必欲如是也

恐人疑聖人詳於味有固必之心故又説此一句非謂聖人於精細但不厭之而已

自食饐而餲以下一節容似一節饐餲餒敗不食者多但色臭惡則稍輕失飪不時疑若可食矣至於一割不正嗜味者尤以為無傷然聖人則自不食之以下至不多食節節皆見此意

自饐餲餒敗以下至割不正不得其醬乃是由不可食漸次及其最輕者而聖人無所不謹如戒律之有粗細

也然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留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無擇者其為心害豈不更甚乎哉

王莽時魯匡議徵酒酤云詩言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按匡言薄惡不誠故疑而弗食者亦可謂得情理之實矣若使民俗淳朴市酤潔旨聖人豈便絕

之也

禮小飯而亟之注備見問也當食時事或須問者不容不問問則答之論語云食不語者無無故而多語云爾豈固不語也

食便不語寢便不言食而語當語而不語者多矣寢而言當言而不言者多矣聖人與衆人差别處在此其初則一而已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為其

有功德於民聖人之心與天心一般

席不正不坐

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

按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無心其合小為大一也

古之坐如今之跪也不特周時為然後漢向栩傳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若如今人垂兩足而坐者安得此乎

鄉人飲酒章

鄉人飲酒歲時聚會而飲爾或謂是鄉飲禮者謬既是鄉飲禮不隨杖者皆出而酣縱自如世間定無此人何煩筆記乎

聖人於先王之禮不論大小總無一毫輕忽之念子貢欲去羊則曰我愛其禮鄉人儺則朝服而臨之即此亦可見聖人之心

儺近於戲夫子不見其為戲非明知其近戲而以古禮

故不敢不敬也以是求聖人之心其庶幾乎

君賜食章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曰先嘗則餘當以頒賜此注特是一義於記事本指未為得也先嘗者略知其味甘恱有異乎常所以為敬不便是飽食一頓也至於頒賜理宜有之然定以先字對頒賜而言則似一嘗已後夫子乃更不復沾唇此事之不然者君本賜夫子食如此反為虛君之恵故知不然況所賜不定何物容有宜於老

疾而其物又不必多者雖不分賜亦有之矣如杜甫詩山餅乳酒下青雲洗盞開嘗對馬軍此正先嘗義也凡諸小夫之見並可為此注𤗪疑者焉

觀顏淵攫飯之事則所祭飲食之物未祭不得先嘗故君賜食正席嘗之恐或祭餘不以祭也迄今猶然

劉念椿曰加朝服非覆之蓋面在上背在下如服之然

朋友死章

無所歸於我殯若彼自有至親骨肉而代為之殯則義

無以處人亦猶冉子之請粟似義而實非義矣

無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盡盖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為義乃所以為非義也故無所歸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徳者異矣

孔子世家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莊子財作軒論語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贈送之禮以車馬為盛軒言亦叶句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十哲是世俗之論門人追記陳蔡諸賢約略分為四科以系姓名耳固非夫子設教欲令從游之士各成一器不須兼通也又聖門材品無所不備將此四科包攝其餘則亦有未盡者如曾晳之狂漆雕之見大意子張之威儀公西之禮樂未悉當屬何科恐陳蔡圍中此類尚多弟子不能屑屑記録諸人亦不以遺漏為嫌也

孔門諸子德行一科四人并曾有六人謂之大賢其餘

謂之賢人李蕭遠運命論曰仲尼至聖顔冉大賢蕭遠之意謂冉伯牛也而李善注以冉求當之是葢善之失也然所謂賢者固亦有等矣三千之徒孰非賢者其七十子特為翹楚況由賜游夏冉求之倫尤翹楚中之英秀亦何遽不可稱之大賢者乎善之意疑出於此也言語宰我子貢劉向以為孔子之言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聖人自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與門弟子言即是講學

之事其實有望助之意可知況聰明如顏淵尤非他弟子比故其辭若有憾焉此聖人謙德所形蓋莫非自然而然也弟無所不悅孔顏相契雖魚水之樂有不足以喻之者其非真憾不待言可知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一說謂聖人於弟子不稱其字孝哉句即是人言而夫子述之也愚謂據本文則是說誠無得而難矣然論語由門人筆記豈盡依聖人唇吻無一字之

差乎或者之說未必不然亦正未必然也讀古書當得其大義默識而心融之雖有一隙之明不足貴也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章

禮命服命車不粥於市而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何也雖得其車何所可粥葢孔子時先王之禮典廢而不用者多矣孔子不許顔路之請不獨以顔氏學槩非宜即已命車亦自不當粥之以褻君寵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誠者物之終始知生則知死矣理一故也

言必有中

賜不幸言而中使賜多言此言語所以下德行一科閔子言必有中不言後患若何所以為有德之言

子曰由之瑟章

門人不敬子路是資敬之敬如曾西言吾先子之所畏也是此敬字之意蓋門人師聖人而於其高第弟子見稱於聖人者則從而尊敬之其後進門人事之在師友

之問今見夫子斥子路如此以子路為不足學故不復尊敬之非便藐視之玩忽形于外而謂之不敬也聖人之教無衆寡小大無敢慢况於同門友朋乎

註喻入道之次第堂室皆以喻道不當蒙上丘門為說門則實是門耳豈從下升高之喻乎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然則師愈與子貢已知師過乎道商不及乎道皆非中矣就此較量却未免以過者為優故復有此問

有謂子貢不知夫子之言為過乎中不及乎中而以師比商為過商比師為不及也故有師愈之問看得聞一知二之子貢却似叩槃捫燭之盲人豈不可笑

凡章內所無之字皆章內所有之理此章中字盡各章仁字是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求聚斂固是不好然尚是老實頭做若說欲弱私門要他結怨於民則險詭甚矣以此回護冉求却令他含

究多少

師也辟

荀子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卿言固過然子張習熟威儀中少情實其徒效之遂成斯弊夫子所謂師也辟者警戒至深猶不能盡革其故故曰顏回好學今則亡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不能如回之不以貧窶動心而計

校之心生焉是不受天命也有謂賜之命本應得富雖不用計用數貨亦自殖賜自徒勞者此正世俗之見乃徐子平輩所謂命非聖賢之所謂命也篇末不知命義亦同此也如無志不仁之人求生害仁雖獲期頤之壽可曰天命此人不死乎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善人之未學非是全不讀書如象山一字不識之説但不能如孔子之好古敏求顔曾之博文約禮精察力行

便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耳

善人所以不學只緣無必為聖人之志

入室尚未是神化地位顔子之卓立曾子之忠恕便是入室境界若神化則所謂權所謂聖之時所謂化不可及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路之病是冉有所無冉有之病又是子路所無所以各人只要醫治得一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聖人心氣最和平獨此答季然語似若憤激然者正以季氏擅魯有無君之惡而二子甘為之臣使其家子弟自多如此故答辭憤激蓋因其當怒而怒之也具臣之云輕之甚冉有聚歛不必言矣子路義勇師百世而亦僅僅為具臣邪然觀季氏伐顓臾竟不能犯顏諫諍則具臣品目原非過貶至不從弑父與君二子實優為之褒貶抑揚各如其質不因喜怒為低卬斯其所以為聖

人與

顧為小相焉

顧為小相不止是欲效用於世以顯其長盖先王禮樂皆斯道之英華必將實試之於宗廟祭祀會同之地則禮樂盖熟嫻於身矣然則赤所謂願學焉者又非止茍為遜辭而已

風乎舞雩

周禮疏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春服既成

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顔淵問仁章

禮是出相底天理

為仁由己註言在我而無難唯其在我故無難非以克復為易事也

由人不由己者雖淺小易竟之業何得不謂之難由己

不由人者雖器重道遠何得不謂之易知此則所謂先難後獲者與此義自不相悖

周禮並目並其要所當也疏云要目之事引論語顏淵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子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

視聽言動乃人心用事之會故易流于私欲私欲一行仁德便不貫徹必隨其感物而動處審察幾微而克治之以復於禮所謂道心為主人心退聽

當時弟子聞夫子之訓亦應有承當底話但力量或做不徹便不足以副其言便不足記了顏淵仲弓是真箇做得來的故特記之

杜預註春秋莊公圍郕師還云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按漢已下諸儒於論語聖人之言都不能精求其義但見事有近似即便許之故雖魯莊小善不害為克己復禮其視論語之文直等六經外篇矣

仲弓問仁章

乾道雷厲風行坤道日漸月漬

主敬行恕邦家無怨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天德也推之以行王道則善人之勝殘去殺仲弓其優乎夫子之立立道行顏淵其庶乎

出門二句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

左傳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按此或左氏即本論語文為說未必定出曰季亦未可知而仁之則一語特精

天下歸仁便有無遠弗屆的意邦家無怨便有積漸感通的意工夫不同故效驗亦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章

夫子告司馬牛獨稱仁者言訒牛之多言而躁可知至問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以此為多言而躁之驗則亦有不容不辨者聖言引而未發正須再問然後教之既不能片言喻旨若便止而不問求益者豈如是乎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夫子謝以不知武伯又問此皆必應

爾者不足褒亦何得譏為可已

就治其標内亦便有治其本原工夫心常存故事不苟這箇便是敬便是本原工夫也但只就訒言一節上指點耳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夫子告之以浸潤云云子張才高意廣有自賢之心必謂此等亦自易知不至為所蔽惑所謂明者當不止此不知自謂能察者往往為所蔽惑而不知夫

子洞見其失故重複而言之以為非明之極者正未能使之不行也

子貢問政章

夫子言兵食信不可缺一又緩急輕重都不明言然子貢已心知信為尤重是其達於為政之理也但未能決見其所以然故一再問之而夫子告以寧去食信必不可去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然後乃知不因死生存亡而稍有回徨不決之志此非聖人不能言之

如此直截也伯夷叔齊相讓而逃不因有中子故得兩全及孟子與桃應論舜事正是一理可以參觀所謂天下無難處之事者正以衆人利害私見畧無足以牽擾之故也

孔子言足兵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戰固當慎不言戰可廢也兵以定亂廢而不用則亂益甚生民之禍殆有甚於鋒鏑死亡者矣只是顧不得兵食不去修那政事便是去了這是由得

自家的

棘子成曰章

文雖在外亦是闗着裏面事衣冠是外物然無此何以行禮則知衣冠亦非外物如毛附於皮却不是强附之文質之不可相無天生如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崇德則但告以崇之之方而德在其中猶答諸門人問仁之旨也辨惑則但告以惑之情狀而辨即在此知得

此種是惑便是辨也

主忠信以立德徙義以進德立如守進如戰

樊遲問仁章

未有不愛人而能全其心之德者

錯者捨而不舉也若謂終不肯變而投諸四裔則是不能使枉者直也且衆枉何得皆迸遠方聖王之世雖有四凶之誅而夫子所言錯枉則不兼此等在内正謂不勞餘力但捨置之使自媿且慕而為直爾

舉皐舉尹不是以利誘之亦不是要去化不仁而後為此只是舉其所當舉不使小人與君子同進不以小賢加大賢至明至公自然變動得人心若云汝能為皐尹吾亦與官做後來好人一日多一日勢不能箇個與他官做却似聖人以智籠羣愚了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不是借講學以會友要明道須是講學要講學非良友不可而講學者乃所以會友蓋彼之求我猶我之求彼

也

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容慮精思相與考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然以為踐行之地此即所謂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只是借講學以會友而惟務夸多鬬靡甚至競為新奇之說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更何輔仁之可望

以友輔仁一面講學一面便輔仁知行並進交得其益

刑罰不中二句

論語刑罰不中中讀去音是也後漢書字作衷衷亦去音也其義則曰衷者不輕不重之謂蓋與允執其中同義然允執其中協躬窮等韻則似平去皆可讀耳

樊遲請學稼章

稼圃之請不過近利之見如云治生為急可以養廉恥安淡寂不至紛營亂心耳非若沮溺丈人之隱以為高又非思以其術治天下若許行並耕之說也孔子以為

身既為儒則所學者先王之大道禮義信皆修身治人之要遲之學誠優於此舍則藏用則行可也謀道不謀食餒之非所懼也沾沾以稼圃為請鄙之甚也

冉有僕

為人御者曰僕僕卑賤之稱按禮僕授綏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不降等者僕與已同爵若然大夫為大夫御君為君御固有之矣不得云卑賤之甚若今僕隷之役也

庶矣哉

周禮土國用人節註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也子適衛曰庶矣哉衛民之多亦以平地故與

子曰如有王者章

聖人功化有所謂立斯立道斯行者是其神速也此言必世後仁又何遲久耶不知漸仁摩義淪肌膚浹骨髓而三十年之間可以致之則所謂神速者固亦在其中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定公問但得一言而可用之興邦有諸乎思之不得其言以夫子深識治機必當有以教已故問之也夫子承君問思此一言未易可得故曰不可若是其幾也夫惟人所言為君難為臣不易乎君如知為君之難即此為君難一言不幾乎可以之而興邦乎欲君繹思之深信其然也盖聖人告本國之君言詞柔輭意思懇欵有至是者柔軟不為剛决之辭懇欵不為簡直之語又不自

立說而引人言明之畧無予智自聖之嫌讀者盍亦於此深體味焉

注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非謂安坐無為苟求興邦於一言之間為不可幾也定公雖中主彼其發問之意抑豈若此之癡乎定公之問正猶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耳謂有易視興邦之心者亦曲說也

葉公語孔子曰章

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

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按論語葉公述此事畧矣不韋所記葢得其實也攘羊證父若但在民間則是細人瑣行不應便喧動公卿之耳必楚國有此處分故見孔子猶慼稱之

葉公楚之賢臣豈至以證父為美葢以聖人所貴者直道子證父攘可謂直矣似此直道亦有不可行者心疑

之故稱其事以觀聖意謂何夫子告之以所謂直者不出乎天理人情之外當隱而隱隱乃直也彼賊恩無親者枉曲孰甚焉此與閑示宰我不須從井然後為仁者正同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五